

李書華著

日本一週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

日本一週

由上海飛往美國有三條路線。第一線經沖繩島，關島，威克島，中途島，檀香山達美國西岸的舊金山或洛杉磯。第二線經日本東京，威克島，檀香山達美國西岸。第三線經東京，亞拉斯加達美國東部。第一線有中國航空公司飛機，及汎美公司飛機。第二線有汎美公司飛機。第三線有美國西北公司飛機。我於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與杭立武，吳正之，崔菊農三先生及陳寶珍女士一行共五人，由滬飛美轉往墨西哥首都參加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簡稱：聯教組織 UNESCO）第11次大會時，係搭乘汎美公司飛機取道第一線。當時我曾打算回國時取道第二線，過東京時停留幾天，參觀一切。於是函託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商啓予先生先向盟軍總部接洽停留手續，嗣接商先生回信知已代辦。及十二月下旬在紐約購到汎美公司由舊金山經過東京赴上海機票以後，才知道該公司經過東京到上海的飛機，每週僅有一次。遂決定在東京停留一週。搭下一班的飛機再由東京飛返上海。

從我個人有記憶時起，對於日本印象特別深刻。甲午之役我剛剛五歲，尚無記憶力。但是我在

少年時曾看見日本兵駐在天津的情形，日本人在奉天長春以及南滿鐵路的情形。九一八的時候，我正在南京。七七事變的前後，我正在北平。日本軍人對於中國的侵畧，對於中國人的欺侮，古今中外是絕無僅有的。所以在七七事變的前後，我是極力主張抗戰的一個人。但是戰爭責任，只是在日本軍人身上，日本全體人民是無罪的。所以到了日本投降以後，我却贊成對日本寬大，將來和約成立以後，中日兩國應該變成善鄰。維持東亞和平，便是保持世界安定。因此我很願意看看戰後的日本。

(一) 由舊金山到東京

聯敦組織第二次大會閉幕以後，我由墨飛美，在華盛頓，紐約，聖路易，舊金山各地旅行約四週。三十七年一月一日下午七時由舊金山機場搭乘汎美公司飛機西飛，張總領事紫常親自開車偕錢臨照先生送我到機場。趙元任先生及其夫人小姐與湯用彤先生亦趕到機場相送。

由舊金山飛行十二小時抵檀香山。飛機停兩小時再起飛。我由國內飛赴墨西哥首都途中，曾在檀香山停留一夜。

由舊金山飛行十小時又三十分抵威克島。在檀香山與威克島間經過日期更變線 (International Date—line) 在此線以前本爲一月二日，過此線以後便改爲一月三日。在威克島停二小時半再起飛。飛行十小時半後抵日本東京上空，俯看東京橫濱兩市夜景，燈火接連不斷。旋在羽田 (Haneda) 機場降落，時東京時間爲一月四日上午二時十五分，計由舊金山至東京共飛行三十三小時。劉劍萍 (中國駐日代表團副官處長) 吳立群 (副官) 兩先生及老友張鳳舉先生 (代表團顧問) 來接，握手寒暄後，乘車入城，住商啓予團長官舍中。晨八時商先生來晤，我與商先生共進早餐，暢談甚久。

(二) 東京與橫濱

東京橫濱兩市區被美國飛機炸毀的情形很利害，大概兩市區炸毀及燒毀了十分之八左右。回憶日機轟炸昆明，我們到郊外跑警報，日機轟炸重慶火燒城區，我們接連入防空洞避空襲。這全是我個人在昆渝所經歷過的。想想當時我們昆明重慶的犧牲，看看今日東京橫濱的劫灰，我們對於發動戰爭的罪惡不禁有無限的感慨。由東京橫濱被炸情形，可以推知當時日本空軍已無抵抗能力，只任憑大批美機轟炸而無可如何。

鳳舉先生首先引我到中國大使館舊址憑弔，抗戰時曾爲偽組織大使館所佔用，嗣後完全被炸平。

銀座爲東京最繁華的一道大街，恰如上海的南京路，原有許多大洋房被炸平的頗多。日人已在御兩旁架起臨時木屋營業。各區炸平的地方日人已多築起小形木屋居住。大百貨商店三越，沒有被炸，現仍照常營業。

宮城爲日本天皇居住的，仍完整，宮城周圍有大塊碎石牆，類似北平紫禁城牆。牆外有護城河。宮城一部分已開放，居民可入內遊覽。日本天皇有時出宮且有時與人民交談。現在的天皇已由「神」變成了「人」，在日本可算是一個大變動。宮城大門外有美兵站崗，大門外廣場，常爲美軍閱兵的地方。

政府各機關房屋原均爲大洋房，被炸毀的不少。大銀行及保險公司大洋房還頗多完整的。完整大房，多被盟軍徵用。帝國旅館仍完整，亦被盟軍徵用，作爲招待所。盟軍總部設在離宮城大門外不遠一所大樓內。麥克阿瑟元帥官邸在舊美國大使館，該館係白色房屋，仍完整。

帝國議會周圍其他的房屋全炸平，惟議會高樓獨存。現帝國議會已改爲參議院及衆議院。日本現有三個大的政黨，就是自由黨民主黨及社會黨，在衆議院佔的議席數目各有一百多名。自由黨係政友會化身，首領爲吉田茂。民主黨係民政黨化身，首領爲蘆田均。社會黨首領爲片山哲。其次是國民協同黨，議席有幾十人。共產黨在日本也是公開的政黨。

上野公園旁的美術學校，音樂學校，國立博物館，圖書館等均完整。國立博物館即前帝國博物館，新式建築甚大，館內古物不少。余離東京前一日，顧孟餘先生及其夫人由美乘船返國，船過橫濱停留數日，下船來東京，曾與余同往參觀此館。

神田區尙較完整，爲學生居住之區，類似巴黎的拉丁區。大街兩旁書店甚多，恰如北平琉璃廠。東京大學除極小部分被燃燒波及外餘仍完整。

明治神宮在大樹林中，汽車不准入內，車停林外，步行進入。神宮正殿被炸毀，日人修築了較小的臨時正殿。曾見有若干男人及女人先後緩步到正殿廊下鞠躬九十度，竭誠致敬，彎腰祈禱，亦可見日本人對於明治天皇崇拜的心理。現在禁止穿軍服者進入明治神宮。

明治神宮外苑聖德紀念繪畫館，建築極偉大。鳳舉與龍禮駿（代表國法律處長）郭彝民（曾任駐日總領事）兩先生引余參觀。內部係用大理石造成。有壁畫八大幅，紀念明治天皇由生至死一生大事記。中有一幅係馬關議和，中國代表與日人對坐。中國方面有五人，內有李鴻章。

孔子廟爲中國式瓦房仍完整。佛教寺廟如築地本願寺亦完整。此寺爲淨土宗，外表係洋式房屋類似印席寺廟形式，內部用大理石所建，甚華麗。寺內放置許多椅子排成行列，與天主堂放置椅子的情形相似。日本淨土宗的僧人有戒殺的有不戒殺的。不戒殺的僧人可娶妻。日本有妻的僧人甚多，家住在寺外，每日到寺內辦公。日軍中亦曾有隨軍和尚。日本有寺及神社之分，寺爲佛教廟。神社則類似中國的道教廟，但中國道教廟有一定系統，日本神社則似無一定系統。如「靖國神社」係供奉歷來戰死的靈位。

東京交通甚便利，凡火車，電車，公共汽車，地面高架鐵路及地道車，應有盡有。全國鐵路及公路亦均暢通。

東京交通要路十字路口除日本警察外，有美國憲兵站崗。東京街市同時照美國街市命名辦法命

名爲 A Avenue, B Avenue……及 1st Street, 2nd Street……等，這是爲了美國人的便利打算。

盟總政策設法把盟國人與日本人分開。關於盟國所用若干地方，日本人自然不能去。但是日本許多地方盟國人亦不能去。例如日本戲院，日本飯館，許多小店舖，盟國人不許去。不許盟國人去的店舖大門上掛一小牌上寫：「Off Limits」字樣。地道車盟國人不許進入。東京近郊火車各列車均有一車專載盟國人，此車外面註明「Allied Power Section」字樣。

東京與橫濱兩市因日漸擴大的結果，由東京赴橫濱沿路房屋已連接到一齊了。東京與橫濱之間的川崎市許多工廠均被炸毀。橫濱市的房屋大部亦被炸毀。惟距海濱較近的地方有若干大洋房尙完整，大都爲美軍徵用。美國第八軍司令部設在橫濱。橫濱海灘上建築了許多新洋房，爲美軍軍官住宅，建築費由日本政府担負。原爲公園的海濱亦建築有美人許多住宅。

東京橫濱區被炸甚慘重，自非短時期所能恢復。但是一般人在比較的困苦當中過他們有秩序的生活，並且努力繼續工作，他們的情形，確乎是一天比一天好。

(三) 參觀各研究所及東京大學

參觀研究所及東京大學，均由終戰聯絡中央事務局（設在外務省內）政治部文教課長麓保孝先生事前代為接洽。麓先生同時任文部省視學官，抗戰前曾在北平兩年能說中國話並且喜歡作中國詩，一月四日晚麓先生穿着中國的藍袍黑馬褂會到張鳳舉先生宅與我晤面。我們彼此談中國話。

x

x

x

一月六日下午二時麓保孝先生引導參觀理化學研究所，張鳳舉林可儀（代表團第三組副組長）兩先生同往。該所設東京都文京區駒込上富士前町三十一番地。所長仁科芳雄先生已在辦公室相候，該所研究員木下正雄先生亦在座。木下曾到過北平。該所係私立（財團法人），由天皇及各大公司捐款辦理。規模甚大，戰前供獻亦極多。曾製造出許多藥品稱為「理研」製。這個研究所是日本研究原子核物理的中心，仁科本是原子物理學家，曾在英國劍橋大學隨湯母遜（J. J. Thomson）作過研究工作，嗣到德國漢堡工作過，又在丹麥科本哈根（Copenhagen）住過五年與保爾（N. Bohr）教授工作過。他講英國話很好。我們用英語談話。該所原有迴旋加速器（Cyclotron）兩架

：一架係一九三六年製僅重幾十噸，一架製造時期較晚重二百一十噸，均於兩年前爲美軍投入海中。大阪亦有一架迴旋加速器亦爲美軍投入海中，京都帝國大學有尙未裝完的迴旋加速器一部分亦被毀。當時我正在美國舊金山，加省大學洛潤斯 (Lawrence) 教授是迴旋加速器發明者，他對於原子彈的製造供獻很大，他向我表示很不以美軍毀日本三架迴旋加速器爲然。他說迴旋加速器固然可用以研究原子彈，但這是純粹科學研究的儀器，不應該毀滅的。云云。仁科招待吃咖啡點心及水果以後便引導參觀。

理化研究所大部分被炸毀或被燒毀，吾人見院中有大土坡一道，金屬水箱若干個，據云：爲迴旋加速器附近防止中子 (Neutrons) 所用的。又院內尙有炸毀的大磁鐵螺旋線，據云：大磁鐵係爲研究宇宙線所用的。該所物理部分所存留的儀器不太多，化學部分存留的還不少。吾人在該所見有正在研究改良留聲機使之小而輕，研究製造草瓦，以草及豬血混合壓平用作屋頂的瓦，製造盤尼西林 (Penicillin) 每小瓶售日幣三百元。據云：該所研究人員現有三百人，此後捐款斷絕，不能再捐，須自給自足方可。

仁科先生談到此次戰爭時，他說，此次戰爭係經濟戰爭……日本窮……中國資源豐富……等等。我回答說：日本窮，中國亦窮，中國資源並不太豐富。比如日本煤的儲量不少，中國的煤也還不少。日本鐵的儲量很少，中國鐵的儲量也不太多，中國鐵的儲量，若照美國鋼鐵產量開採，幾年便會開採完了。中國的石油，產量更少。中國的資源，焉能稱得起豐富呢？

x

x

x

一月七日下午二時半：麓保孝陪同參觀東京大學，鳳舉同往。東京大學即前東京帝國大學，現改今名，東大規模甚大，有許多座大洋樓，各學部（即各學院）均集中一地，彼此聯絡方便。這樣規模的一座大學，不但中國還沒有，就在歐美也得算一個很大的大學了。先去往看大學總長（即校長）南原繁，他以茶點招待，他能講英語，他很注意聯教組織，彼此談了些關於以往聯教組織，及將來中日親善的話。他原是東京帝大政治學教授，兩年前才充任東大總長的。他在思想方面，是自由主義者。旋到理學部物理學科研究室參觀，理學部部長動物學教授岡田要，物理學教授嵯峨根遼吉兩位先生已在研究室相候。岡田先生係胚胎學家，一九二五年左右，曾在巴黎自然博物館（

Museum d'Histoire Naturelle) 研究過三年，能說法國話。嵯峨根先生爲帝國學士院院長，長岡半次郎的兒子，曾過繼出去，爲原子核物理學家，在英德均作過研究工作，十年前在美國加省大學洛潤斯教授研究室工作兩年，講英語甚流利。隨由岡田，嵯峨根兩先生引導參觀茅教授研究室，茅教授對於他的磁的研究親自加以解釋。繼由嵯峨根引看B粒子的研究，及范德格拉(Van de Graff)靜電高壓二百萬伏特設備等等。岡田先生隨陪我等至大學圖書館參觀，一九二三年大地震時圖書館被毀，美國洛氏基金捐日金四百萬圓重建，規模宏大。東大有書共一百五十萬冊，一半藏於圖書館內，一半分藏於各學部各學科實驗室內。美國近來捐給圖書館的書報很多，均藏於館內。

x

x

x

一月八日上午十時由麓保孝陪同赴東京都目黑區駒場町東京大學理工研究所參觀，鳳舉同往。該所原係航空研究所，屬於東京帝大，日本投降後始改今名。規模很大，有十餘所大洋房。由該所負責人佐藤孝三先生引導參觀。佐藤先生曾到德國工作過，現任東大教授兼小林理學研究所所長。不能講英語，他說日本話，我說中國話，由鳳舉或麓保孝分別翻譯。我們看見了短波無線電研究

設備，隔音室，鍊矽鋼 (Silicum Steel) 電爐等設備。研究航空用的風洞 (Wind Tunnel) 原有二十多個，現僅准其用三個：一個半徑爲一公尺，一個半徑爲二公尺，一個半徑爲三公尺。又聞航空研究材料及設備一部分，已爲美國人取去，大概美國人欲知日本人研究航空至如何程度，所以取去加以研究。這個研究所僅有一小部分被炸，餘均完整，所中設備很完善，儀器很新式，機器房中的機器很多。我國還沒有這樣的一個研究所。出入這個研究所均須簽字。離診所時小林約我參觀小林理學研究所，約定本日下午前往。

x

x

x

一月八日下午二時半，鳳舉與我先到東京大學理工研究所接佐藤先生。旋偕佐藤及武藤俊之助教授同車赴東京都北多摩郡國分寺町多喜窪小林理學研究所參觀。該地在東京鄉下，汽車約一小時餘方到達。武藤先生係理論物理學家，東京大學教授，理化研究所研究員，兼九州大學教授，文部省學術研究會議會員，能講英語。小林理學研究所係私立，財團法人，昭和十五年成立，距今僅八年，該所規模比較不大，僅有與北平研究院理化樓大小的樓房一座，內有X光設備，電子擴散（

Diffraction of Electrons) 設備，超音波研究設備，隔音室，機器房等等。儀器甚多，且極新式。佐藤謂戰時彼僅擔任用超音波方法偵察潛行艇的研究工作，此僅防守工作而非侵畧工作等語。佐藤表示打仗係少數軍人所主動，日本作錯了，希望中國科學家來看看並指出日本的長處及短處，以備改善。又佐藤及武藤均表示歐洲有歐洲的研究方法，美國有美國的研究方法，東方有東方的研究方法云云。

此外尙擬參觀東芝（東京芝浦）研究所（係芝浦電氣公司所設立者），日立研究所（係日立工場所設立者）以無時間未能前往。

x

x

x

以上所參觀的研究所，因缺煤均無煖汽，亦無火爐。有時研究室棹台上塵土頗多，有時不用的儀器放置頗零亂。但是研究工作仍在進行。我所看見的日本大學教授或研究員衣服全不太整齊，皮鞋常補了許多補丁，皮書包有時裂了許多縫用白線縫了又縫。這些情形很像我們在昆明與重慶時的大學教授與研究員的情形。現在日本大學教授與研究員在研究室內繼續尋求真理，他們研究的精神

很好，工作的情形甚佳。實在是值得欽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聯教組織在巴黎開第一次大會時，我在自然科學小組委員會曾經說過：我們希望日本科學家作和平而有益於人類的科學工作。我現在的意見還是如此。回憶我們在昆明與重慶時在日機大轟炸之下，交通除飛機外幾與世界隔離，種種困苦艱難不堪言狀，但是我們的科學研究人員們仍繼續埋頭工作，這種精神，實在也很值得稱贊！

x

x

x

一月九日下午六時，仁科先生及幾位大學教授在一個日本式房屋的招待所約我晚宴。鳳學同去。入門脫鞋，穿套鞋至餐室，圍一長方炕棹席地盤腿而坐，時主人方面已全到，計在座者有仁科芳雄，嵯峨根遼吉，佐藤孝二，朝永振一郎，麓保孝，及鳳學與我共七人。朝永振一郎原與湯川先生在西京帝大同班畢業，亦係理論物理家與湯川所研究者畧相同。【湯川曾於一九三五年由理論推出重電子（Mesotrons 或 Mesons）的存在。一九三八年美國奈德麥爾（Nedder-Mayer）及安德森（Anderson）發現宇宙線中有重電子，證實湯川的推論】長方棹周圍每兩人間有一木炭火盆。每人飲『密斯起』酒及白水。菜係每人分食，每人先吃白豆腐一盤，又另一盤內有蝦一個，魚一塊，雞

蛋一片，白菓四個。次爲日本式火鍋（Sukiyaki）兩個上棹，係每一個圓鍋坐於一個火爐上，兩下女在鍋中代作炮牛肉片及大葱，分別分給每人碗中，最後吃橘子及茶。宴會中彼此暢談，主人方面一致希望將來中日文化交換，科學合作，言語間備極誠懇。嗣又談及各國科學家的故事很多。最後我問主人方面：在戰事終了以前，日本物理家對於鈾原子核分裂的聯續反應（Uranium Fission Chain Reaction）知道至如何程度？當時日物理家是否已知『原子核聯續反應堆』（Nuclear Chain Reaction Pile）？仁科答稱：『當時日本物理家推測鈾原子核分裂應有聯續反應，但尚不知聯續反應堆。』我又問：『日本物理家對於超短波無線電已有很多研究，在戰事終了以前，日本對於「雷達」（Radar）製造情形如何？』仁科答稱：『當時日本已作成「雷達」在海船上按置使用但未在飛機上按置使用』云云。至夜晚十時始盡歡而散。麓保孝即席賦詩一首寫以贈我。詩曰：

陰去陽來歲序新，

荒殘故國亦逢春，

今宵何幸陪芳宴，

迎接鄰邦文墨賓。

×

×

×

一月十日下午四時麓保孝陪我赴文部省大臣官邸晤文部大臣森戶辰雄先生。官邸爲普通式日本房屋，入門脫皮鞋，換套鞋，森戶迎出，陪至客廳，客廳係簡單西式棹椅，主人款以茶點。森戶先生原爲大學教授，乃社會黨中的右派。森戶問了許多聯教組織的情形，說日本希望早日加入聯教組織，問中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何？我說：我只能說我個人的意見，我說日本加入聯教組織，是時間的問題，日本將來總可以加入的。嗣後森戶表示：日本希望與中國文化合作。我回答：中日文化本來相同，將來兩個民族應當在文化方面切實合作。談話時由麓保孝任翻譯。

由文部省大臣至東京大學總長以及研究員大學教授的談話，知道日本人一致的很注意聯教組織。後來我在郭心崧先生處看見日本人作的一厚本油印品，把聯教組織的經過及歷次大會的情形，全搜集在一起。我國還沒有這樣一本東西。